

【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韩愈文選

● 童第德
● 人民文学出版社
选注

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韩愈文选

童第德 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愈文选/(唐)韩愈著;童第德选注.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10

(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ISBN 7-02-002495-5

I . 韩… II . ①韩… ②童… III . 古典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唐代 IV . I2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0457 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92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125 插页 2

1980年6月北京第1版 199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定价 12.80 元

出版說明

韓愈是唐代古文運動的首領，司馬遷以後我國古代最重要的散文作家。本書是韓愈散文的一個選注本，選入韓愈較有代表性的優秀散文五十四篇，按寫作年代先後編排。選入的每篇作品，除注釋詞語、句意外，對寫作年代、時代背景、思想內容以及藝術特色等，也有簡要的分析說明。選注者童第德同志已于一九六九年病逝，本書是根據他一九六二年寫定稿排印的。為了幫助讀者了解韓愈的生平和創作情況，我們約請季鎮淮同志寫了唐貞元、元和時期的古文運動和韓愈的古文一文，附在書後，供讀者參攷。

目錄 按作品年代先後編列

感二鳥賦	一
畫記	六
祭田橫墓文	一
太學生何蕃傳	一
與孟東野書	一
圬者王承福傳	一
答李翊書	一
送李愿歸盤谷序	一
與崔羣書	一
送孟東野序	一
師說	一
歐陽生哀辭	一
題袁辭後	一
歐陽生哀辭	一
毛詩	三
送孟東野序	四
師說	五
歐陽生哀辭	五
題袁辭後	五
毛詩	九

目 錄

一一

贈崔復州序	二十五
送董邵南序	二六
祭十二郎文	二〇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	二六
送區冊序	二九
以上爲唐德宗(李适)貞元間韓愈三十八歲以前作品。	
張中丞傳後叙	八三
毛穎傳	九七
爲河南令上留守鄭相公啓	一〇四
送幽州李端公序	一〇八
送石處士序	一一一
送窮文	一一四
答劉正夫書	一一〇
石鼎聯句詩序	一一三
進學解	一二六
貞曜先生墓誌銘	一三六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一四二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一四三
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	一五二
李實	一五六
宮市	一五六
五坊小兒	一六一
陽城	一六一
送殷員外序	一六一
論佛骨表	一六一
柳子厚墓誌銘	一六一
以上爲唐憲宗(李純)元和間韓愈五十三歲以前作品。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一六一
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一六一
柳州羅池廟碑	一七一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一九三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二〇四
	二一〇

目 錄

四

以上爲唐穆宗(李恒)長慶間韓愈五十七歲以前作品。

原道	二二六
原毀	二二九
雜說(四首之一)	二三四
雜說(四首之四)	二三六
讀荀子	二三八
讀墨子	二四一
後漢三賢贊三首	二四六
子產不毀鄉校頌	二四九
答呂鑒山人書	二五二
送王秀才序	二五五
送高閑上人序	二五八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	二六五
以上係無年月可考和年月未能確定的作品。	
唐貞元、元和時期的古文運動和韓愈的古文	二七一

感二鳥賦

貞元十一年，五月戊辰，愈東歸。癸酉，自潼關出息于河之陰，時始去京師，有不遇時之歎。見行有籠白烏、白鸕鷀而西者，號於道曰：『某土之守某官，使使者進於天子。』東西行者，皆避路，莫敢正目焉。因竊自悲；幸生天下無事時，承先人之遺業，不職干戈、耒耜、攻守、耕穫之勤，讀書著文，自七歲至今，凡二十二年。其行己不敢有愧於道，其閒居思念前古當今之故，亦僅志其二大者焉。選舉於有司，與百十人偕進退，曾不得名薦書、齒下士于朝，以仰望天子之光明。今是鳥也，惟以羽毛之異，非有道德智謀，承顧問、贊教化者，乃反得蒙采擢薦進，光耀如此。故爲賦以自悼，且明夫遭時者，雖小善必達；不遭時者，累善無所容焉。其辭曰：

吾何歸乎！吾將既行而後思；誠不足以自存，苟有食其從之。出國門而東騖，觸白日之隆景；時返顧以流涕，念西路之羌永。過潼關而坐息，窺黃流之奔猛；感二鳥之無知，方蒙恩而入幸；惟進退之殊異，增余懷之耿耿；彼中心之何嘉，徒外飾焉是逞。余生命之湮阨，曾二鳥之不如；汨東西與南北，恆十年而不居；辱飽食其有數，況策名於

薦書；時所好之爲賢，庸有謂余之非愚。昔殷之高宗，得良弼於宵寐；孰左右者爲之先，信天同而神比。及時運之未來，或兩求而莫致；雖家到而戶說，祇以招尤而速累。蓋上天之生余，亦有期於下地；盍求配於古人，獨怊悵於無位？惟得之而不能，乃鬼神之所戲；幸年歲之未暮，庶無羨於斯類。

賦 賦是有韻文的一種，原是從古詩分化出來的。賦，本義是布、鋪；所以賦體是鋪陳事物、發抒自己意見的押韻文。

貞元十一年 貞元，唐德宗（李适）年號。十一年，公元七九五。韓愈時年二十八歲。

五月戊辰，愈東歸。癸酉，自潼關出息於河之陰。按二十四史朔閏表，是年五月朔爲丁卯。戊辰是初二日，癸酉是初七日。東歸，自京師長安東行，歸河陽故鄉。此行要出潼關，關在今陝西華陰縣。河之陰，黃河的南面，水南曰陰。

京師 指當時京都長安。京，大師，衆。京都是土地廣大，人口衆多的處所，因此稱爲京師。

有不遇時之嘆 韓愈是年正月至三月，三上宰相書求仕進，當時宰相趙憬、賈耽、盧邁置之不理，不得已東歸，所以說『不遇時』。

白烏白鸕鷀（yú）鵠（gǔ）鳥和鸕鷀（一名八哥）都是全體黑色的鳥。鸕鷀兩翼稍有白點。因此把羽毛純白的鳥和鸕鷀作爲瑞物，獻給最高統治者去賞玩。樊汝霖說：舊唐書德宗紀貞元十一年六月，河陽獻白烏。按舊史不載白鸕鷀，疑有闕文。

某土之守(shòu)某官 封建時代，統治階級把全民所有的土地認為是皇帝個人的私產，因而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荒謬說法，把外官看作是代帝王保守土地的人員，所以說『某土之守某官』。

使(shǐ)使(shǐ)者 下使字讀去聲，名詞；使者是出差傳達命令的人。
東西行者 東行者是指從京師及其附近地區出來的人，西行者是指朝著京師的方向走去的人。
莫敢正目 側目而視，怕懼的意思。

耒(lěi)耜(sì) 起土用的農具。

其行己不敢有愧於道 行己，自身的操行。這句說我的行為符合道德，捫心無愧。

思念前古當今之故，亦僅志其二大者焉 故，事。僅的本義是少，是無幾，此作『庶幾』、『差不多』解。
志，同識，記住，記錄。全句的意思是，不論前古或當今的大事，我差不多都能記住它，胸中了了。
曾不得名薦書 名，列名。薦書，指應博學弘詞科。不得名，榜上無名，落第。

齒下士 齒，錄，列名。下士，指一般低職官吏。齒下士，和低級小官吏相並比。

贊教化 輔助『教化』。教化字面意義是『教導感化』，實際內容多是封建統治階級用以欺騙人民的愚民『理論』
和手段。

采擢 擢，引用，上升。

累善 累，積累。累善，積善，和上句小善相對。

吾將既行而後思 論語有『三思而後行』之語，此說『既行而後思』，有意翻案，是憤激的口氣。，有意翻案，是憤激的口氣。

誠不足以自存 誠，實在。存，生存。實在自己不能過活。

東鷺(wèi) 鶩，馳，快走。此指東歸。

隆景 景，與影同。隆景，猛烈的日光。

念西路之羌永 羌，一作差。朱熹說：作差固謬，羌乃發語之詞，施之句內，似亦未安。方成珪說：羌固楚人語詞，亦有施之句內者，九歌：「杳冥冥兮羌晝晦」，是其証。按漢書揚雄傳：「厥高慶而不可彊度」，顏師古注：「慶發語詞，慶讀曰羌」。卽借慶爲羌。也是羌用於句內的參証。羌，語詞，無義。

黃流 黃河。

進退殊異 進，指二鳥說。退，指自己說。殊異，絕異，大不相同。一說，殊異二字同義。

徒外飾焉是逞 外飾，指羽毛。逞，驕矜誇耀的意思。這句說只以外貌取悅。

涇阨 涇，塞。阨，阻礙，艱難。

汨東西與南北，恆十年而不居。說文：汨，水流也；音聿。汨，治水也。隸書把二字混而爲一。這裏汨字作水流解，借水流來形容奔走不停。恆，不作恆常解，是互的假借字。互，橫互、窮竟，指事物由彼到此的過程。二句是說，像川流不息地四方奔走求食，十年之間，自始至終，沒有好好住下來過安定的生活。

況策名於薦書 策名是把封建士人姓名寫在簡策上，送給本人所服事的主人。策，一本作策，朱熹說：策是策字傳寫之誤。按策名猶言顯名。呂氏春秋和史記都有「榮名」字，此文榮字和上句辱字相對；如果作策名，反與「薦書」義複。應以作榮爲是。

時所好 時世所喜愛的。好，愛好，讀去聲(hao)。

庸有 豈有。

昔殷之高宗，得良弼於宵寐 高宗，名武丁。弼，輔佐；良弼，很好的助手；此指傅說。宵，夜。寐，睡眠。相傳高宗夢見一位聖人，名字叫做說，卽摹畫他的形貌，到處去訪求，後來在傅巖（今山西平陸縣東）得到，便舉

以爲相。

祇以招尤而速累。祇，同只。尤，過失。速，召，與招同義。累，憂累，讀去聲。這句話的意思是，徒然招致麻煩。

亦有期於下地 期，希望。下地和上句上天對文。這說希望在人世間做些事業。

盍求配於古人 盡，何不。配，比。求配古人，求和古人比美。古人，指上文所說的傳說。

獨悟（cù）悵於無位 悟，悲恨。無位，無官位。獨，猶言何獨，自詰的語氣。

惟得之而不能，乃鬼神之所戲 得之的「之」字，代詞，指上句無位的「位」。得之不能，說得到官位，而才力不足，不勝其任。指竊位害事的官僚。戲，戲弄。意思說這是鬼神戲弄，這種人注定要失敗。

幸年歲之未暮 幸而還未到老大之年。未暮，未晚。

斯類 指二鳥和『得之而不能』的一流人。

封建統治者爲供自己享樂，總是要搜羅奇珍異玩、名花異鳥之類，官僚們就藉此邀寵取媚，派出爪牙四處掠奪，弊害百端，民不堪命。本文『序』中就對這種情況作出了反映，『東西行者，皆避路，莫敢正目焉』，寥寥數語，透露了『使者』的兇餒和人民的憤慨。韓愈借鳥和自己對比，主旨在於發洩不平，也對統治者和竊位的大僚進行了諷刺。他當然不是真的要和鳥相比，願意作玩物去『蒙恩入幸』，最末『庶無羨於斯類』一句就點破了這層意思。以古時的賢相自比，猶如杜甫的自比稷、契一樣，是自明抱負的意思。

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鉄鉞植者七人，甲冑執轍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

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齧者，飲者，洩者，陟者，降者，廢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踶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

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

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盂簷笠筐筥鎔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弈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

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碁，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聚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閒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被甲載兵 被，穿著。甲，鎧甲，古代用皮革製成或以金屬片連綴而成的軍服。載同戴，負戴，負荷。兵，兵器。載兵，背上背着兵器。

擁田犬 擁，擁。田同畋，打獵。田犬，獵狗。

羈勒(é) 羁是綴在馬頭部的革帶。勒，馬韁繩。

臂隼(shǔn) 手臂上駕着隼。隼，名鵠，性凶猛，喜搏擊鳥類和其它動物。

驅涉 指揮渡水。

徒而驅牧 徒，步行。驅牧，指揮牧養牲畜。

甲冑手弓矢鉄鍔植 胄，古代用金屬製成的軍帽。甲冑二字作動詞用，指身穿軍服，頭戴軍帽。手弓矢，手字也當動詞用，手執着弓和矢。鉄，斧。鍔，大斧。植，立。斧鍔植，斧鍔的柄植立在地上。

偃寢 躺卧休息。

脱足 脱去所著鞋轡，脚就脫露出來，所以說是脱足。

附火 附，近。附火，靠火，向火，就是烤火取暖。

雜執器物役者 役，事役，做活。

奉壺矢 奉，同捧。壺矢，古時一種游戲，用矢投入壺中，以投中的枚數多少比勝負。

舍而具食 在屋下做飯。舍，當動詞用。

挹且注 挹，斟酌。注，灌入。酌水或酒、灌入容器中。

牛牽 牽牛。下文驅驅也就是驅驅，是倒字法。

載而上下 指上車下車。

涉者陸者翹者涉者，指馬渡水。朱熹釋陸者之陸爲『方出水』，意思是說已到達岸邊陸地上。按陸是蹠(zì)之假借字，蹠，跳躍。翹(qiào)，舉起來。陸指馬在跳躍。翹指馬舉起足預備跳。莊子馬蹄篇：『翹足而陸(一本足作尾，陸作蹠)』，韓文當本此。

訛者 訛，動。指馬在動。

人立者 指馬高舉前兩足，像人站立一樣。

龁(té)者 指馬在吃草。

溲者 溺，大小便。指馬在便溺。

踶齧(niè)者 踮，同蹄，當動詞用。齧，口咬。指馬在足踢口咬。

秣者 秊，本是飼馬的芻草，也當動詞用，指馬正在吃飼料。

騎者驟者 騎，疑當作馳，馳驟，馬疾行，驟比馳更快。指馬在跑。

橐駝 駱駝。據漢書注：『言其負橐（無底的袋，兩端用繩索結之）而駝（載）物，故名』。

麋(mí) 牡鹿。一說：鹿之一種，似水牛。

旃車三兩 旃，曲柄旗。車上插著曲柄旗，是招集士衆的標幟。一車兩輪，因此車一乘稱一兩。兩亦作輶。旃，旗的一種，竿頭以五色羽爲裝飾。

弓服矢房 服，亦作箙。箙和房是裝弓裝矢的用器。

餅孟簷笠 餅，同瓶。簷笠，禦雨用具；簷，大而有柄，就是現在通行的雨傘；笠，無柄，戴在頭上。一本

作登豆，則和餅孟并舉，都是盛飲食的用具；木製的叫登，瓦製的叫豆。

筐筥鎔釜 筐，方形竹器。筥，圓形竹器。鎔、釜，炊具；有足叫鎔，無足叫釜。

貞元甲戌 甲戌年，貞元十年（七九四）。

獨孤生申叔 字子重，卒年二十六歲，柳宗元有墓志銘，韓愈也爲他作哀辭一首，見本集。

彈棊 彈棊是古時一種游戲。現只知其棊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四角微隱起；其他情況已不詳。